

霍克海默论艺术社会学与摄影的意义*^①

[德] 霍克海默** 著

蒋颖 王凤才*** 译

【内容摘要】

在《论艺术社会学》一文中，霍克海默探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社会基本结构决定了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另一方面，艺术对社会生活也有维护或克服的反作用。与艺术心理学不同，艺术社会学旨在洞察艺术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客观关系，其任务在于证明艺术作品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揭示理解艺术作品的社会权力。因而，艺术社会学不存在包罗万象的阐释原则，也无法与艺术哲学、艺术研究划出明确的界线。在《我们时代摄影的意义》一文中，霍克海默讨论了摄影（包括电影和电视）等图像语言与“事物”（社会现象及其“事实”背后的本质）之间的关系——尽管摄影完全致力于现象，但它却比绘画更能体现事物本质，因为摄影所呈现的并非粗浅的外部现实，更是其背后的意志、信念等精神关联。电影和电视等现代媒介本质上类似于摄影，如果社会基础不是以人民共同利益为

导向，那么现代技术就可能被操纵，因此需要洞察利用现代技术背后的社会“实体”。尽管图像可能导致理解力的退化，但在当今科学技术条件下，它也承载着清楚表达信念的任务。因而，它仍然有积极的一面。

【关键词】

霍克海默；艺术社会学；艺术与社会生活；摄影；科学与艺术

一、论艺术社会学^②

艺术社会学涉及艺术与社会生活进程之间

* 本文系 2022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体系的历史演变和范式转换研究”（22JZD005）阶段性成果。

**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德国社会哲学家、批判理论家。

*** 蒋颖，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凤才，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① 这里涉及霍克海默的两篇短文，一是 1943 年撰写、1946 年发表的词条《论艺术社会学》；二是 1960 年的演讲稿《我们时代摄影的意义》。因为两篇文章都比较短小，所以译者将两者合在一起，并加上题目“霍克海默论艺术社会学与摄影的意义”。本文脚注均为译者注。

② Vgl.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5, Frankfurt/M.: S. Fischer 1987, S. 360—363.

的相互作用。它考察艺术作品的形式和主题对社会基本结构的依赖性，但另一方面它也研究艺术作品对维护和克服现存社会关系的意义。艺术的社会功能因时代不同而不同。一件同样的艺术作品在其后的每一个时代，即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都会被赋予新的意义。一座希腊神庙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与在基督教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或反改革时期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象。废墟的社会学与圣地的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艺术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在原始部落中，节奏、歌声和劳动仍然构成一个无缝对接的整体；歌声既是艰苦劳动之折磨的表达，也是艰苦劳动之折磨的解脱。最早的图像可能是为了驱赶死者，因为人们害怕死者的灵魂。即使在文化发达的时代，仍然像在中世纪一样，艺术也还没有仪式性地和世俗的习俗分离开来。宗教绘画和大教堂，就像家具和服装一样，不会首先被视作审美对象。它们服务于物质的和宗教的目的，对社会声望完全避而不谈。

正如原始的艺术表达形式试图通过对象化来减轻劳动和死亡的痛苦一样，所有后来的艺术也都包含着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强制所作出的反应。艺术作品根据人类对幸福和发展的无止境的要求来反映世界；它们将尚未被日常语言所表达与图式化的经验客观化。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反应、思想和感觉都以现实目标为取向，最终以现存的生产关系为取向。人们用一些与占支配地位的现实需要相适应并且必须强制性地遵循的概念来感知世界。可是，艺术作品以一种与日常观点陌生的、相异的方式反思现实。在实际世界中表现为必要的和绝对的东西，被艺术揭示为偶然的和相对的。

不仅那些出现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之前的“批判性”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目标形成对抗；甚至那些根据作者的意愿设计为颂扬当今社会的作品也是如此。因为（艺术作品）显现的（政治）倾向只是艺术社会学家分析艺术作品的一个因素，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一部音乐作品或一首诗歌努力重塑世界，这样的目标作为观念而存在的存在性与一致性可以对现实世界做出判断。对最小的细节给予爱护，对事物的观察具有透彻性，对待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是公正的，以及每个部分都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即便这些部分仍然与结构的其他部分严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上述所有这类特征中，艺术作品和现实之间的张力总是得以表达。因此，艺术作品的形式元素与它们的内容或它们所表达的论点一样具有社会学意义。

艺术的社会学必须与艺术的心理学相区别。例如，巴尔扎克是一个保皇党人，

他的许多作品都含有专制主义的信条。但是，他的《平民英雄》之所以和共和党人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一样是自由和民主的，就是因为它描绘各行各业人们深厚感情所使用的艺术技巧。社会学分析旨在洞察艺术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客观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家的心理和人生命运只提供了从社会学去理解的工具。

因此，证明艺术作品与社会个别群体之间的联系是艺术社会学的任务之一。这包括对艺术作品的风格、形成艺术作品的观点和思想的考察；更重要的是（考察）具体某件艺术作品与过去或现在的哪个社会阶层在根本上相吻合。一个中上层的艺术家有时可能为中下层、贵族或无产阶级创作艺术作品。现在，将零散的事实汇集成一个复杂的陈述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对提到的思想和观点进行社会学上的确定，就不会有对具体艺术作品的理解，也不会有对其社会现实的全面揭示。然而，至关重要的是，每件艺术作品中的这些社会元素融合成一个独特的结构，实际上为现有的艺术作品提供了新的启示。

艺术作品的社会学分析最终想要揭示的是艺术作品洞察社会的力量，以及艺术作品透视社会的能力。艺术作品的影响史并不局限于伟大艺术作品洞察社会进程的能力。艺术社会学也涉及审美的负面功能。艺术社会学表明，艺术独立于实际目的的世界，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幻想。艺术社会学也揭示了艺术和社会权力共谋的所有后果。从艺术作为原始巫师手中的催眠工具开始，到现代极权主义集团对它的操纵，我们可以追溯一段所谓的美学黑暗或阴险一面的历史。美学的这一阴暗面不仅包括艺术有意识地服务于某种目的的实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包含了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在审美领域发现世界的扭曲，例如在唤起纯粹外观模式的作品中反映不同时代和阶级的世界观。在这些情况下，艺术强化了落后的东西，延续了不公正，甚至助长了新形式的压迫。

艺术的社会作用不可能像其他文化现象那样被简化为一个包罗万象的阐释原则。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不可能在艺术哲学、艺术研究和艺术社会学之间划出有意义的界限。即使在今天，伟大的哲学论著仍然是艺术社会学的基础；例如，黑格尔关于美学的所有讲座或斯宾塞、孔德、马克斯·韦伯和乔治·齐美尔的著作。在少数专门研究艺术社会学的作品中，涂尔干的学生让·玛丽·居约^①的《从社会学角度看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爱德华·福克斯的作品包含了对整个艺术运动的广泛社会

^① 让·玛丽·居约（Jean Marie Guyau, 1854—1888），法国哲学家、诗人。

学分析。关于艺术史的专著包含许多有价值的贡献，这些贡献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社会学方面。此外，杜拉克和阿洛伊斯·里格尔^①的作品也应该被提及；最后还有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般文献。

二、我们时代摄影的意义^②

在卡梅尔修道院（Karmeliterkloster）举行的题为“百年摄影”的高端展览由法兰克福城市与我们今天举行庆典的施罗斯纳公司联合举办，该展览展出了1839—1939年间由伦敦陈列馆收藏的照片。其中包括艾蒂安·卡尔亚特（Etienne Carjats）为罗西尼、大仲马和波德莱尔拍摄的肖像。观众们流连忘返，惊叹于波德莱尔与其他两人相比所呈现的不同。波德莱尔的形象是现代的，罗西尼和大仲马（的形象）属于另一个世纪。可是，他们却在十年内相继去世。一位与我交谈的年轻的熟人认为，“如果这些肖像是由一位当代的画家所绘，那就不会这么引人注目了。他本来就具有一种风格，以他的方式看，这些肖像很可能就会失去差异”。这一评论揭示了一个悖论。摄影完全致力于现象，但它却比绘画更能体现本质，但按照波德莱尔的观点，摄影是不可以与绘画竞争的。“如果允许摄影”，他在《1859年的沙龙》一文中写道，“在某些功能上替代艺术^③，那么它就会很快完全排挤或腐蚀艺术……。因此，它必须回到其应有的功能，即成为科学和艺术的女仆，而且是非常卑微的女仆，就像印刷术和速记术一样，它们既没有创造文学也没有替代文学”^④。也许，与浪漫派一样，波德莱尔不会将那些肖像画家称为艺术家，也就是，他或许从根本上否认肖像画的艺术诉求。然而，摄影与真理的关系不必仅仅局限于对现实的呈现，这一点从对这三个肖像粗浅的观察中就可以看出。现代风格不是一个事实，摄影至少在这里成为一个审美评注。

波德莱尔将事实^⑤当作“可怕的证人”来憎恨。谁能比当代人更好地理解他呢？

① 阿洛伊斯·里格尔（Alois Riegl, 1858—1905），奥地利艺术史家。

② 该文是霍克海默于1960年5月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C. 施罗斯纳博士的阿多克斯摄影有限公司百年庆典上的演讲。（Vgl.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3, Frankfurt/M.: S. Fischer 1989, S. 38—43.）

③ 据译者考证，1859年波德莱尔发表了《摄影与现代观众》，原文是“如果允许摄影在某些功能上对艺术进行补充（ergänzen）……”而不是“替代”（ersetzen），霍克海默在这里有引用错误。Vgl. Charles Baudelaire, *die Fotografie und das Moderne Publikum, 1859*, in: Wolfgang Kemp (Hrsg.), *Theorie der Fotografie I 1839—1912*, Schirmer/Mosel: 1980, S. 111.

④ Charles Baudelaire, *Euvres complètes Bd. 2*, Paris 1923, S. 270f.

⑤ 这里的“事实”（Tatsache）是指外部现实（äußere Realität），即表面的、粗浅的事实。

当代人既不向右看也不向左看，而是面向生活水平，理念^①几乎无异于在竞选或节日演讲时的空话而被保留下来。波德莱尔属于那一代人，他们在欧洲大陆上首次体验到了——“富裕起来！”的口号成为普遍原则，其他一切都成为附属品——（这种理念）意味着是什么。19世纪的法国从18世纪的法国那里接受了唯名论，即所有的认知都是对事实的认知，事实是真正的现实。只有一点不同是，18世纪的法国在反对不公正、反对暴政和迷信、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完成了事实的实体化（Hypostase）^②；在19世纪的法国，在路易·菲利普和拿破仑这个冒险家的世界里，唯名论依然存在，争取自由的激情已经消失。但就事实本身而言，如果没有把握它的意志和信念，并把它变成一种形态、一种结构、一个整体，没有个体或社会确立的关联，那就是毫无意义的，只是混乱的因素。如果科学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概念和思想还没有勾勒出实际的事件应指向的地方，那么以事实为指导，仍然是一句空话或无信念性的表述。波德莱尔的看法，对艺术甚至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他认为，艺术不应该拜倒在外部的现实脚下，而应该表达理念——或像他所说的那样——表达梦想。为了从知识的一个层面到达一个更高的层面，从过时的概念过渡到新的概念，也就是，在现有的概念中寻找出路，那就需要思考的努力，需要灵活同时又坚定不移的决心，需要敏感，需要对事物及其反面持开放态度，需要想象力的自发性，需要幻想。一方面，在这样的精神参照中，在这种与理念的渗透中，事实才会成为事实；另一方面，只有充分体验所接受的物质材料，并与之融为一体，精神参照才会成为其本身所是的那样。

适用于事实的东西，也适用于与事实具有相似性的摄影。与一切被重复给予的东西一样，摄影不仅有能力在重要关联本身中获得意义，而且首先使这种关联成为它所是的东西；另一方面服务于不利的用途，让自己毫无抵抗地被这种用途所印证。从外科医生——其经验丰富的手可以在X光图像引导下进行无限精细的和精确的手术，到狡猾的文案人员——通过他（撰写）的标题将一张照片变成一个卑鄙的谎言；再回到那个已经带着这种意图拍下照片的人，一直到X射线专家——在他的技艺中，存在着世代流传的执着敏锐。这一切都隐藏着真理与欺骗、愚蠢的图式主义与创造性的天才之间的无限细微差别。适用于人的眼睛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摄影，因为

① 这里的“理念”（Idee）是与“事实”相对立的概念。

② 这里的Hypostase是指“对仅仅存在于思想中的概念实体化”，霍克海默是在康德哲学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

摄影是人的眼睛的延伸。一个人带着仇恨还是爱，带着没有经验的鲁莽还是忠诚和关怀，如果孤立地看，无法仅仅从眼睛中看出来，就像很难从照相机中读出来（它是在准备中还是已经完成了）一样。在摄影史上，我们所要庆祝的是这样一个阶段，摄影只是完善了自己，就像优秀观察者的眼睛最终会变得更敏锐和更完善一样。

对图像来说，细节上所触及的东西，同样适用于银幕和电视屏幕上的电影。（电影）审美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可能性是由个体和群体的能力和责任决定的，这些个体和群体掌握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摄影本身处于矛盾中。摄影所传达和阐发的思想是一种野性，即便不能够唤醒神经质的年轻人的野性，也能够激发它，就像摄影的功能一样使人平静，也就是激发人的被动性与暗示性，如同我们生活的整个技术世界一样，对此，电视和电影也有所贡献。1953年，美国有3400万台电视机，它们在普通家庭中每天运行5个小时。因此可以预见，儿童，至少通过这种媒介了解世界，他们不像卢梭笔下的爱弥儿，而是习惯于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他们对预先权衡过的、经过测试的、刻板印象的刺激作出反应。然而，在彻底合理化的世界中快速定位，使得创造一个未被使用的、所谓的自由空间（而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自由时间）成为可能。鉴于贫穷国家不仅需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不管它们是通过技术成为可能的自由而实现面向未来的新目标，还是将自发性和对未来的信仰留给极权主义的统治者^①，都与利用这些成就的社会实体和社会团结有关。描述直接的利益总是很容易，描述文明的危险也不例外。

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最后到我最近在纽约看到的或毋宁说闻到的气味电影，这条道路并非直接向上的。正因为电视机总是可以做得更多，取代得更多，它倾向于剥夺对想象力的锻炼，而这正是图像所需要的。在阅读文本时，（缺乏这种锻炼）可能会导致理解力的退化。众所周知，文字、冗长的句子、差异化的思想正在过时，因为与之相关的复杂多样的感受由于社会原因而不再被使用；图像对文字的取代肯定在这一机制中发挥了作用，而这正是这一机制的根源所在。但简化也能带来一些新的和积极的东西。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在英国兴起的资产阶级对语言的磨损根本没有导致思想的萎缩，而是导致了对外部事物和内部事物的支配，这种支配在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在所有的语言简化与合理化中保持的思维的柔软性，是曾经在欧洲那个地方完成的使命的一个条件；

^① 这里指的是资产阶级以及他们所支持的政治官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极权主义统治。

培育和发展能够从今天生活的实用化中引发的力量，技术的以及精神的力量——在这里我称之为“亲身体验”（pro domo）——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一种症状。我们不能命令精神的发展。只可以这样说，它与对未来的信念，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信念有关，人民将这些信念放在心中。

（特约编辑：曹凌霄）

Yuanxiang Wang's theory of life aesthetics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aesthetics, but it was finally implemented in real life, which was caused by his Chinese cultural root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West. His theory of life aesthetics absorbed the ideas of Kantian aesthetics and the traditional thoughts of Chinese mind theory aesthetics and time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he introduced the practical viewpoint on the basis of epistemology, united epistemology and practice, united the level of the mind and the level of behavior, regarded human being as the unity of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ity, an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putting human beings in the re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to explor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By stimulating people's will to survive, he realized the organic unity of knowledge, feeling and intention. Therefore, his aesthetics of life theory is the fruit of the synthe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reativity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Keywords: Yuanxiang Wang; aesthetics of life theory; Kant; mind theory; synthesized creation

M. S. Kagan's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arxist Aesthetics

Hongyan WANG Jiyao L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ook *Aesthetics as a Philosophical Discipline* published in 1997. It was included in the 5th Volume 2nd Book of 7-Volumes Collection of M. S. Kagan, which published in 2008. *Aesthetics as a Philosophical Discipline* is a significantly revised new version of *A Course in Marxist Aesthetics* (published in 1971) tha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This book is an example of using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to study Marxist aesthetics. Kagan's systematic approach is a combination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This article takes art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Kagan's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Marxist aesthetics.

Keywords: Structural research; functional research; historical research

Horkheimer on the Sociology of Art and the Meaning of Photography

Max Horkheimer (Frankfurt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Ying JIANG Fengcai WANG (Shandong University and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On the Sociology of Art*, Horkheimer explor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social life; on the one han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society determines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art; on the other hand, art has a counterproductive effect on social life in terms of maintaining or overcoming it. Unlike the psychology of art, the sociology of art aims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obje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s of art and social reality, and its task is to demonstra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orks of art and social groups, and to

reveal the social power of understanding works of art. Consequently, there are no all-encompassing interpretative principles in the sociology of art, nor can it draw a clear line of demarcation with the philosophy of art and art 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hotography in Our Time*, Horkheim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guage of images, such as photography (including film and television), and the “thing” (the social phenomenon and the essence behind its “facts”). Although photography is entirely devoted to the phenomenon, it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the thing much better than painting does, because photography presents not a superficial external reality, but also the spiritual connection behind it, such as wills, beliefs, and so on. Modern media, such as film and television, are essentially similar to photography, and modern technology can be manipulated by totalitarianism if the basis of society is not oriented towards the common good of the people, hence the need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social “entity” behind the use of modern technology. Although images may lead to a degradation of comprehension, they also carry the task of clearly expressing beliefs in today’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Thus, it still has positive aspects.

Keywords: Horkheimer; the sociology of art; art and social life; photography; science and art

On the Power Deployment Model of Aesthetic Capitalism and its Transcendence

Yanan TANG Qi WANG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As a new form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esthetic capitalism’s power control is ever-increasing in areas such as production, ideology, and consumption as aesthetic values are involved in the capital proliferation system. In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aesthetic capitalism creates an atmosphere of “aesthetic materialism” in the entire society by using the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commodities as a carrier of its power deployment.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aesthetic capitalism, taking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s the guarantee for its power deployment, establishes a complete set of symbol production and decoding mechanisms. In the field of consumption, aesthetic capitalism, taking the consumer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aesthetic subjects as the realization subject of its power deployment, anchors the social relations and consumption relationships of the aesthetic consumer subject to achieve the cyclic reproduction of aesthetic consumption subjects. Faced with the alternation of aesthetic capital power in the various fields, the fragility of the aesthetic capital power structure should be controlled to abandon the dominance of aesthetic capital power, and the regulatory function of public power should be brought into play to limit the expansion of aesthetic capital power and the aesthetic subject, as well as the endogenous revolutionary power should be stimulated to release the potential of the aesthetic community.